以美食作橋樑 以公益爲己任

盧覓雪 跨界愛挑戰

■Michelle 豁達灑脫，懂得享受生活。莫雪芝 攝

■Michelle坦言拍飲食節目並不輕鬆。莫雪芝 攝

■在「苗圃行路上廣州2017」慶功宴上Michelle即場再籌多萬幾元，使籌款總額為$2,008,888。

盧覓雪（Michelle）愛美食眾所周知，飲食節目主持得多了也想有點新搞作，將歷史文化融入美食一併介紹給觀眾。而稱「為食而生存」的她，竟也暫時放下好食好住，與一班熱心志願者參與「苗圃行路上廣州2017」慈善步行活動，稱此為「新一年給自己的新挑戰」。Michelle橫跨記者、編輯、演員、評論員、作家，電台、電視節目主持等多個界別，無論是工作和生活，還是美食和慈善，都想給自己找些新嘗試和新挑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攝：莫雪芝
場地提供：銅鑼灣elBorn

籲傳媒新人勿計得失

談起對傳媒新人的建議，Michelle分享自己初入行做娛記的經歷：「當年我做記者時都叫做『順風順水』，離開時的職位是做到負責娛樂和名人版的副老總，有人好奇我為何年紀輕輕就能做到主管位置，我說自己沒有特別叻，只是世界好多偶然。當大家一班後生女一起做娛樂記者，上世紀80年代香港娛樂業繁盛，幾乎每日都有各類活動。本來大家是輪着做夜班，同事又常以拍拖為由請我幫手頂替，我抱着『反正我也沒拖拍，下次我有事時再請她幫我頂返』的心態次次都應承。當時作為一個新記者的我，對身邊任何事都充滿好奇，也樂意去影視歌各範疇採訪。只是因為我不介意蝕底，累積的人脈、交情和關係也都比同期的記者好，早點升職都是正常的吧。」在Michelle眼中，是人生中的好多偶然成就了自己，無論是因享受美食而成為飲食節目主持人，還是幫同事替工累積經驗而升職，「每個人都有一個奮鬥目標，但如何行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卻沒有人教，現時的得失對未來的影響誰也無法預知，偶然做的每一項小工作都可能使你更加純熟。人生路無法預先鋪排，但卻可以堅持向着一個堅定的方向不斷累積而前行，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。」

■Michelle日前在馬來西亞拍新飲食文化節目《尋覓原味》。

■Michelle獲得活動助學的山區兒童的作品及「金腳獎」。

盧覓雪的專訪由她選在西班牙餐廳elBorn進行，下午茶時間食客不多，室外座位涼爽舒適，她衣着休閒隨性，再點一杯Sangria，呈現完全的放鬆狀態。但原來那時Michelle正忙於拍攝新飲食文化節目《尋覓原味》，化身「盧覓食」行走於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與台灣這4個曾經的殖民城市，品味美食之餘更順勢介紹當地歷史和文化。她稱自己不喜歡拍千篇一律的飲食節目，「今次希望通過飲食節目讓觀眾了解更多當地飲食文化的發展和演變，殖民使這些地方的飲食文化吸收不同養分，也發生了巨大轉變。以『飲食之都』香港為例，一般人都知道英國統治香港150年也對香港飲食帶來了影響，而這種影響具體體現在哪裡？這樣的題材對我來說非常有趣，以飲食節目的輕鬆手法包裝，使歷史文化不會太沉悶。」

飲食節目看易行難

Michelle稱新節目對自己有很大挑戰，但自己也是喜歡挑戰的人，「的確，拍攝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，我要把所有歷史資料看完後消化，再輕鬆地講給觀眾聽。但其實除了飲食之外，我也很鍾意歷史文化和建築物，本身又在殖民城市長大，所以挑戰多在於選擇節目的表達方式，和監製、導演開了很多會議討論拍攝的細節以達到共識。」

她稱自己從沒想過有朝一日可以從事幕前工作，只是隨遇而安享受美食，願意付出時間和金錢去嘗試人們推介的美食，品嚐之後給出自己的意見，「這個過程也是我慢慢學習和積累的過程，遍尋美食的時候我也不會想到30年後會有人邀請我去主持飲食節目。當你因想拍飲食節目而從現在開始食，就已經遲了。從第一套電視飲食節目《覓食天下》開始，我向來都要求自選餐廳、自己度稿，自己掌握其中的某些部分會讓我更安心，當然我也會主動開口希望他們在某些方面協助，或許請蜑家人煮餐飯給我食，或許同某些餐廳老闆聊天，聽他們講故事。」

飲食節目觀眾看起來享受，有時也羨慕主持人工作中可以遊走各地歎美食，Michelle笑說身邊常有朋友提出要做自己的拍攝助理一起歎美食，但節目拍攝常要早晨9點半開拍早餐，再到夜晚11點繼續消夜時段，「難處在於拍攝時並不是在『歎』，有時一日要拍5、6間，還要遷就餐廳的空閒時間，無法在正常時間食飯，飽也要照食。」

為食喜 為食鬧

Michelle常愛覓食試新菜，喜愛的食肆也會不停幫襯，與老闆逐漸熟稔成為朋友，九記牛腩便是其中一例。她也有在facebook上發相記錄飲食的習慣，上周她在馬來西亞拍節目期間食齊當地最喜愛四大粉麵——吉隆坡鯪魚米粉、豬肉丸老鼠粉、怡保沙河粉和檳城咖喱麵，更稱「為食，冇話嫌遠！」細觀她的facebook食評內容，總體讚多過彈，特例是中環豪華中菜廳「中華匯館」事件，她撰文稱：「叫乜冇乜，服務態度惡劣。價錢貴，水準低，分量之細絕對係前所未見。」如此尖銳評價以及「耿耿於懷成個禮拜」的嚴重後果，讓人不由感受到她對食物質素和餐廳服務的追求，但細問之下卻聽到一番頗有見地的「雙重標準」：

「若我去九記食碗牛腩粉，我預了會坐圓凳，無服務，食完即走；而當我去半島吉地士，他的服務怠慢少少我也無法接受。再譬如若是三個初畢業年輕人合夥開的咖啡店，我去試過覺得差也不會發脾氣或寫出來，認為他們還會有很大的進步空間，幾年後再去試也說不定。而這家投資至少上千萬在中環開的餐廳卻菜式和服務有失水準，具備條件卻做得不好當然讓人氣憤，覺得它在浪費資源，即使有消息說它有所改善，我也絕不會再試。」她說。

曾恐懼 卻純粹

Michelle1月以大使身份出席「苗圃行路上廣州2017」慈善步行活動，首次參加6日毅行隊的她說：「之前百萬行最多行幾個鐘，今次要行90公里，每日行6個鐘幾萬步，大家都知我平時沒可能連續做運動6個鐘，每日最多行千幾步。但去年已經應承的事一定要完成，所以之前已經開始訓練自己的耐力，整件事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。」原來令她感到緊張的不止是因為對自己毫無自信，還有沿途酒店和公廁的衛生問題，承認自己在香港嬌生慣養的她出發前憂心忡忡，「老實說，我擔心的情況全部都有出現，但現實卻一點都不難面對和適應。」

「當你見到所有的團友都能做到某件事時，你會問自己怎麼會做不到？有位腦癱患者行路艱難，甚至有時要坐輪椅，他都可以在別人的協助下去蹲廁也從未抱怨過一句，我有什麼資格說自己不行？我們在安全區呆的太久，總對區外的世界充滿恐懼。而在6日過程中我們變得很純粹，為慈善而共同步行，有食物飽腹、有地方沖涼睡覺已經很滿足。」而在早兩個禮拜的慶功宴上，當時總籌款額欠5,000多才到200萬，為此她即場再籌萬多，自己再捐幾千，令活動的總籌款額達到$2,008,888。

洞察力決定紙媒未來

「隨着科技的發展，紙媒必然走下坡路，必然需要轉型。」曾任紙媒記者的Michelle如是說。她認為大眾永遠需要資訊和娛樂，曾經的電台和電視台消息傳播迅速而簡短，但人們仍習慣等待報紙的詳盡報道。而當現時的網絡即時新聞大行其道時，沒有時效性優勢的報紙又靠什麼來賣紙？

同時，免費報紙也蠶食着收費報紙的市場，除非收費報紙做得特別好，否則公眾憑什麼要付錢？當然可能老人家喜歡報紙的質感和油墨的香氣，但當年輕一代變老了呢？「在我眼中，有deadline的紙媒消息都會被淘汰，但紙媒卻不是死路一條，紙媒要賣的是insight，而不是news和information，優秀的專欄內容便是insight的體現之一。」

波蘭設計師Przemek Sobocki 遊走不同領域尋突破

■《Touch》系列第五幅作品，以不同角度演繹出「觸碰」動作。

■Przemek表示希望與香港的設計師合作。朱慧恩 攝

大笨鐘、泰晤士河、西敏寺……倫敦這個既富現代感而又充滿歷史色彩的英國首都，是多少人嚮往的地方。可是10年前，波蘭籍插畫家Przemek Sobocki作出了一個決定——毅然離開工作和居住了6年的倫敦，移居日本東京。畢業於美術學院的Przemek，向來喜愛繪畫，一直遊走於不同類型的設計工作，從室內設計、時裝設計，Przemek一直堅持緊握手中的畫筆。而在插畫界，Przemek亦闖出一片天，他以其充滿張力及大膽用色為時裝品牌創作插畫，成為時裝插畫的新寵兒。近日，他便攜同作品來港向觀眾展示插畫作品。

是次Przemek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辦首個個展，展期至5月7日，除了展出他與不同時裝品牌合作的插畫作品如2008年為Louis Vuitton設計的填色書本內漫天飛舞的蝶影外，更有Przemek在2005年初出道時發表的《Touch》系列，該系列更榮獲以時裝展覽聞名的倫敦Victoria and a Albert Museum頒發插畫大獎。訪問當天，Przemek身穿深藍色的襯衣、黑色長褲及黑色鞋子，再披上一件深藍色的直條紋外套，與他的《Touch》系列插畫作品一樣，散發着神秘氣質。

毅然移居日本

「我在倫敦住了6年，倫敦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，我很喜愛它。然而，我漸漸對這個城市產生倦怠的感覺，因此，我希望作出改變。」Przemek說。曾在四個不同的城市居住，Przemek最終選擇了日本東京作為人生旅途上暫時居所。最初，他認識了來自日本的朋友，後來漸漸對日本產生興趣，十年前更決意移居日本，「雖然我並不清楚餘生是否會在東京居住，但移居日本十年了，我從未後悔，因為居於日本確實予我一種很舒適的感覺。」他說。

雖然Przemek貴為時裝界炙手可熱的插畫家，但他自言一直鍾情於設計工作，因此，除了插畫家的身份外，Przemek同時也身兼時裝設計和室內設計的工作，在Przemek眼中，無論是哪一個領域的設計，性質均十分相近，而在創作不同領域的作品時，他表示也會融合不同的設計概念。「我於美術學院修讀純美術，因此經常畫畫。我向來都十分熱衷於設計的工作，無論是時裝設計，還是室內設計，我都很有興趣，因此我不會把自己視為一個純粹的插畫家，我認為設計的界線是模糊的，因此當我創作時，會把各個領域的設計原則融會貫通。」Przemek說。

■Przemek於2008年為Louis Vuitton設計的繪本，內有蝴蝶在飛舞。

■《Touch》系列的第四幅作品，當中Philip Tracy的帽子為作品亮點。

電影汲取靈感

Przemek是不折不扣的電影迷，而王家衛是他最喜愛的導演之一。從小便沉迷於「影海」中，Przemek自言電影對他帶來深遠的影響。「電影就像說故事的人，把故事生動地向觀眾娓娓道來。每一齣電影裡均有不同的角色、背景音樂，像是一件很複雜的事。」Przemek笑說。因為對電影的喜愛，致使Przemek創作了令他引以為傲的《Touch》系列，而該系列的創作靈感正是源自於法國電影《兩生花》（Double Life of Veronique）：透過觸碰物件而印證自身的存在。在《Touch》系列的作品中，主人翁身穿ADIDAS服裝，展現出街頭風格與時尚格調的完美配搭。

仔細留意《Touch》系列的作品，會發現女主角沒有嘴唇，問及原因，Przemek只答了一句「我認為沒有必要。」「我認為透過眼神，便能窺探主角的內心世界，眼神，是能夠訴說故事的。」他說。有別於Przemek和不同品牌合作所創作的插畫之色彩豐富，《Touch》系列所選用的色調予人較沉鬱的感覺，Przemek解釋這是因為到了後期自己對於作品色彩的運用更有信心。「當我創作《Touch》系列時，我嘗試使用描圖紙（tracing paper）繪畫，顏色配搭上基本上只選用黑色和白色，後來我開始慢慢地在作品中嘗試放膽地使用更多的顏色，所以往後的作品色彩十分豐富，因為我對色彩更能運用自如。」Przemek說。

問及未來的計劃，Przemek表示希望向新的領域發展，做一些產品設計及動畫製作的工作。Przemek對上一次訪港是十年前，如今再到訪香港，他表示希望有機會能與香港的設計師合作，激發出新火花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圖片由主辦方提供